AI来了，“智能”抢了“人工”的饭碗？

中青报·中青网记者 李 强

惶 恐

惶恐是突如其来的。过去一年，自由插画师贺然看着AI一次次的进步，速度让她吃惊。她从AI绘出的作品判断，它已经基本具备一个中级职业设计师或插画师的水平。她上学时学了7年画，毕业后做了5年插画师，也不过是中级。

“如果有美术需求的公司，有会操作AI（绘画）的员工，就可以把90%的美术人员裁掉。”贺然说，“一开始我们都认为它会最先取代的是底层劳动力，去解放体力（劳动）的东西。”一家深圳的设计公司创始人郑楚佳告诉记者，AI绘画工具的出现促使他的公司优化掉了20%的员工。“只要我们会使用它，它就基本上能够替代我们大部分的画师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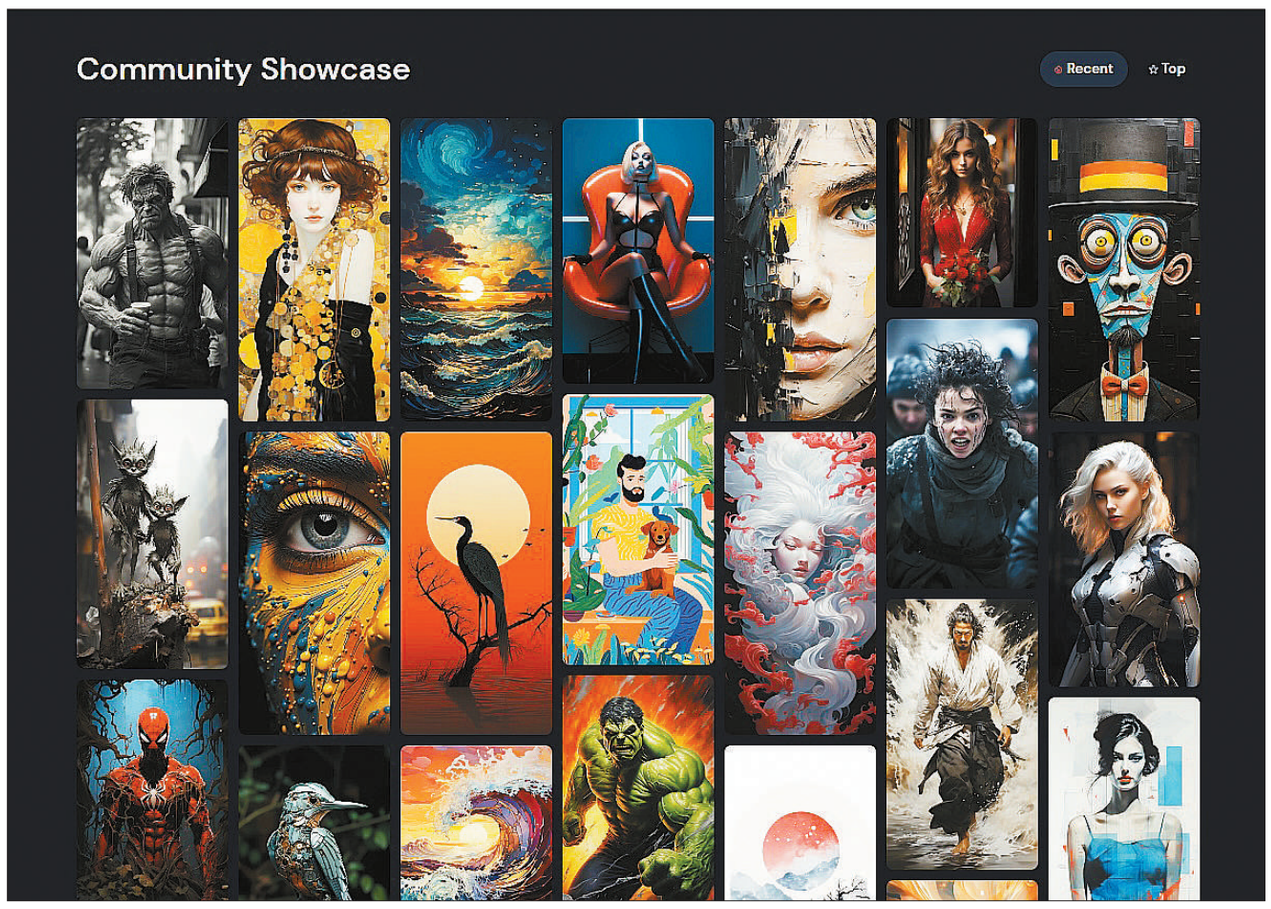
原本，很多人都以为，艺术领域是很难被AI侵蚀的，没想到却是最早遭受AI冲击的领域之一。

它曾在2012年画过猫，一幅仿佛布满马赛克的图上，只能隐约看出猫的眼睛、鼻子、耳朵和面部轮廓。到2021年年初，OpenAI公司发布的DALL-E1模型模仿莫奈的风格画了一只狐狸，在一片草丛中勉强能辨认出狐狸的脑袋。

2022年，AI绘画模型DALL-E2、Midjourney、Stable Diffusion相继问世。不掌握绘画技术的普通人也能输入关键词，指挥它创作。这被认为是“革命式”的。那一年，被称为“AIGC（生成式人工智能——记者注）元年”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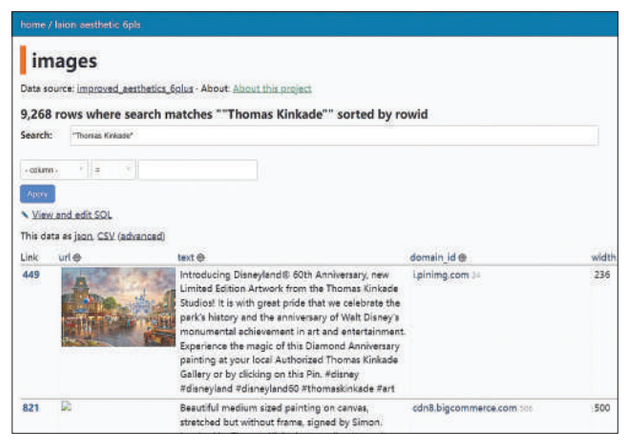
美国游戏设计师杰森·艾伦（Jason Allen）在当年夏天受邀参加了Midjourney的使用测试，而后他开始着迷于此。“我简直不敢相信我所看到的”，他在接受《纽约时报》采访时称，“我觉得它受到了恶魔般的启发，就像有某种超凡脱俗的力量参与其中。”

8月，他借助Midjourney创作的油画《太空歌剧院》拿下了美国科罗拉多州博览会美术竞赛“数字艺术”类金奖。这在业内引起轩然大波，但那张作品是经过900余次迭代调整而创作出的。那时，ChatGPT尚未问世，AI在绘画界已崭露头角。



Midjourney官网展示的AI绘画作品截图。

Stable Diffusion官网展示的AI绘画作品截图。



该数据库中检索“Thomas Kinkade”的结果截图。这些图像数据被用于训练Stable Diffusion。

只是那段时间，AI绘画还稍显稚嫩。经由它绘出的画作，很多人物面目模糊找不到眼睛，有的手上长着六七根指头；让它画少女吃面，它画少女手抓面条往嘴里塞，筷子不见了；“摔倒的行人”被它画得扭曲成不可思议的姿势，胳膊也被摔掉了。

去年，贺然也曾尝试使用过那些AI绘画工具。尽管当时它已能画出好看的作品，但对业内人士而言，“（它）做出来的东西，商业需求是很低的”“对工作上帮助并不大”。

一些画师们甚至觉得，它称不上多智能，倒是有些智障和可笑，讽刺它是裁缝，是没有脑子的工具，认为它的作品是没有灵魂的，是毫无逻辑的，是东拼西凑，并非真正的艺术。

“画出来的东西就跟怪物一样。”郑楚佳说，他初次尝试AI绘画的体验感挺差，多数时候，只能“矮子里面挑高个”。那时，公司设计师只是用它来寻找灵感，并不直接用于生成作品。

2022年12月，一位从业10余年的画师还曾对媒体表示，AI绘画尚不完善，目前对从业者尚未构成明显威胁。然而很快，一些画师紧张起来——不断进化后的AI开始砸他们的饭碗了。

郑楚佳注意到，在今年1月，国外出现了许多AI绘画教程，他试着让设计师们学，发现越来越好用。他记得，当时用AI做了一个游戏角色的平面模型图，一两个小时就完成了，“如果是我们，可能要一个多星期，甚至半个月才能做完”。

他开始觉得有些恐慌，整个行业里可能会有一批人要面临失业。

1月，自由插画师贺然得知，某互联网公司跑通了AI作图，“AI产出的新作品，只需要人工再修改一点点就可以了”。到2月，AI绘画的商用就冲击到她的生计。

她有一个项目，是给某款游戏做外包，需要为甲方设计60张不同城市的游戏开机页面图，原计划一周做一张。一周之后，第二张图才画了一半，甲方反馈“公司跑通了AI”，她只需要在AI生成的图上做精修，但费用一落千丈，从一张两三千元降至三五百元。

贺然发现，当时AI生成的图还是会有差错，有时它画的桥和塔会出现结构和透视等问题，有时会在某个地方奇怪地生出并不需要的东西，她需要花费很多精力反复修改。

“2月的时候应该是Midjourney4.0，现在已经升级到5.0了。”贺然告诉记者，“5.0应该要修的东西就很少了。它又进化了。”

这次，画师们常笑话的“AI不会画手”的问题被解决了。它画出的动物纤毫毕现，画出的人像几乎与照片拍出的无异，足以以假乱真。一张由Midjourney5.0生成的“中国情侣”图，引起热议，不少网友认为那是真实拍摄的照片，而非AI作图。

在广州，一家游戏外包公司从1月开始裁员，至今已分4批裁掉了20余位原画师。

“我们公司剔除掉的那些原画师，基本上都是初级、中级的，高级原画师基本都留下来了。”该公司特效技术总监陈桦告诉中青报·中青网记者，“说实话，还有点儿挺残忍的。”

原本，创作一幅画最耗费时间的步骤，是原画师构思、创作初稿的过程。陈桦称，使用AI后，原画师工作效率大大提高了。如今，从该公司购买的AI绘画工具来看，只需要输入指令，它能生成40至60种方案供画师选择，而画师主要工作在于作品的筛选和修改。

“修改的工作需要高级原画师，初级、中级原画师在修改方面（能力）会弱一些。”陈桦说，“他们（被裁掉的人）会想要理由，就是（市场）需求不够，他能力不够，AI确实能把他的工作替代掉。”

这家公司最新的招聘中，更多岗位留给了尚未受到AI冲击的特效师，只招少量高级原画师。过去几个月，这家公司只招进两位高级原画师。这两位原画师曾在大厂工作。至于被裁原因，其中一个不愿提及，另一位则表示，是项目使用了AI后被挤掉的。

“它（AI）是加速的一个因素，加速了我们的结构性优化。”郑楚佳告诉记者，公司曾在去年进行过一次人员优化，将团队设计师人数从100余人，减少到50余人。今年，公司设计团队又优化掉20%，后续他计划继续优化40%。

他察觉到，公司里的设计师多少会有可能被优化掉的焦虑。“我们只能够积极拥抱这个技术，尽可能地让自己对整个公司产生价值。如果这个人的思想太过于保守，容易被优化掉。”

迷 茫

在国外，与AI有关的失业也出现了。6月，美国一家为离职者提供再就业服务的公司Challenger，Gray & Christmas的报告数据显示，AI在5月导致了美国3900人失业，约占5月被裁员总数的5%。

AI让一部分人失业，但也创造了一些新的职业。在招聘网站上，出现了AI修图师、AI绘图师、AI原画师、AI插画师等新岗位。只是目前并没有数据表明，是AI造成的失业多，还是创造的就业多。

贺然身边的许多插画师并不愿意为AI修图。在她看来，与创作原画相比，同样的时间里，为AI修图得到的报酬只有原来的五分之一，且没什么成就感。以前，她画完一幅作品，尽管价格也不算高，但作品算是自己的。“但是像这种（AI绘画）你根本就拿不出手，说是你的作品。”

这段时间，她时常感到迷茫和困惑，一度不知自己未来该如何是好。外包需求正在减少，连电商公司画海报的需求都在减少，整体业务量减少了50%，订单单价被市场拉低，整体收入几近腰斩。

她原本超过70%收入来源于游戏外包业务，现在被迫转型，去网络上运营新业务，试图寻找更多较小众的个人设计需求。

这两个月，她感到压力有些大，月收入从两三万元，降至一万元左右。“暂时（对日常生活）影响不大，因为还有点儿存款，但是长期来看肯定不行。”贺然说，“基于现实，房子、水电、吃喝拉撒、养小猫，都是钱。”

她的一位朋友是做三维动画的，尚未被AI波及到，近期单量激增。“他就说要不我去学三维，他把他的单子分给我，其实我不太想。我知道那个东西赚钱，但是我不想去做。”

“画了好几年的人，其实还是因为喜欢才去做这个事情。”她说，“现在这样子不赚钱，再喜欢也没有用。”她不确定，自己要不要继续在行业里发展下去。“像我们这种被产业抛弃的，卡在中间，不上不下，就特别难过。”

与画师们不同，那些甲方公司和外包公司面对AI感到的并不是迷茫。

作为一家公司的负责人，郑楚佳考虑得很现实，他首先思考的是公司如何应对冲击。“如果你公司没有去积极拥抱AI，整体发展可能会受到影响，或者很快被同行淘汰了。”郑楚佳说。

很快，他在公司内部建立了用于探索AI应用模式的“AI探索联盟”，并开始探讨如何整合资源和技术工具，引进了热门的AI绘画工具Stable Diffusion与Midjourney，而后进行AI技术培训。他将AI技术比作珍妮机，“它的出现是一种颠覆性的效率提升工具”，引进AI可以为他提升40%-60%的生产效率。

由于公司的主要支出是人力支出，尽管近来前期原创设计客户流失，订单减少了三四成，但裁员后引入AI，公司整体效益提高了两三成。如今，公司已配备专门的AI修图师，在未来的招聘中，他对能拥抱新技术的人更感兴趣。

“现在，AI商业上的使用已经很普遍了。”陈桦说，一些互联网公司已经有专门研究并使用AI创作的团队，“它能节省特别多、特别多的钱”。如今，在甲方公司开始使用AI后，陈桦所在的游戏外包公司已接不到原画的需求了，但半年来，团队AI绘画技术与产业链更成熟了。

尽管AI尚未威胁到陈桦的饭碗，他对眼下的时代仍感到恐慌，“科技进步得有点儿太快了”。他担心，未来AI继续进化，“把美术的其他岗位也替代掉”，到那时，快乐的艺术创作就变为单调的技术创作。

他有一位美术学院的朋友很不喜欢AI绘画，觉得“它正在破坏这个行业的生态”。他们探讨这个话题时，对方觉得，它是一个没有思想的工具，用短短10分钟的时间，就代替了一个人10余年的绘画经验，“你觉得这合理吗？”

“我也觉得不合理，但是对于我来说，我有什么办法呢？”陈桦说，“我不能表现得太喜欢，也不可能表现得太厌恶。”

“这种东西是公司需求，其实跟自己的意愿没有太大关系，公司还是以经济效益为主。”陈桦告诉记者，“你毕竟是一个打工人。哪怕是（心里）有矛盾，也没有办法。”

抵 制

在AI冲击绘画界后，受到热捧与遭遇抵制几乎同时出现。

一些画师在网络上声称，AI绘画是基于大量图片数据的投喂训练而产生的，数据中可能包含版权图片，但训练AI模型时并未获得相应版权。这种训练方式被画师们讽刺为“无版权炼丹”，遭到许多画师的公开反对。

“相当于是盗用，他利用我们的画产出（商业）价值，但并不会告知或者让你授权，也没有利益分红。”贺然说，“我们就是靠版权获得报酬的。”这个情况在国外同样引起了巨大争议，通常被认为这涉及道德与法律的问题。

为了搞清楚哪些图片被用于训练AI绘画模型，美国技术专家安迪·贝奥（Andy Baio）和他的AI研究员朋友西蒙·威利森（Simon Willison）抓取到超过1200万张用于训练Stable Diffusion的图像数据。

他们对这些数据进行索引后发现，约47%的图片来自100个网域，其中从图片分享类网站Pinterest中抓取了超过100万张，其他图像数据来源还包括WordPress、Flickr、500px、Getty Images和Fine Art America等网站。

数据库中还出现不少艺术家的作品。排名前25位的艺术家中，只有3位还健在，其中出现频率最高的艺术家是美国画家托马斯·金凯德（Thomas Kinkade），数据集中有他的9268张图像，但他在2012年就过世了。

有人在数据库找到了自己的5张画作，并询问安迪·贝奥是否有办法让他们删除。安迪·贝奥对此称：“据我所知，没有办法从训练数据中删除图像或让模型忘记从中学到的东西。”

安迪·贝奥本人对这样的新兴技术的使用也感到非常矛盾。“它的能力让人感觉像是能够召唤魔法，但引发了诸多道德问题，且很难跟踪它们。”他说。

在尚未解决AI版权纠纷所带来的潜在道德和法律问题前，一些艺术社区、图片社等开始禁止AI生成作品的出现。Getty Images（盖蒂图片社）已公开表示，禁止通过其服务销售使用Stable Diffusion等生成的AI作品。也有一些机构允许AI生成作品的存在，但需要标明该作品使用AI生成。

2022年12月的一天，著名艺术网站Art Station首页被带有“NO AI”标识的图片占领。今年3月，国内也曾有一波“抵制AI”的浪潮。一些画师在社交平台公开声明：本人的作品禁止投喂AI。

杰森·艾伦在接受《纽约时报》采访时说，他对害怕AI会让他们失业的艺术家表示同情，但他们的愤怒不应针对使用AI绘画工具创作艺术的个人，而应针对选择用AI取代人类艺术家的公司。

前不久，郑楚佳的一位朋友也换上了“NO AI”的头像，但在他看来，抵制AI主要是因为版权，而非抵制这项技术，“这个（技术）肯定是不可阻挡的”。

他也担心AI绘画的版权问题，但他所指的版权是，当他的公司探索出一种新的绘画风格，一旦被他人拿去投喂AI，“我们这个风格就会瞬间成为大众化的”。

在国外，一家老牌的游戏发行商Paizo在3月表示，他们将更新合同，以强制规定任何提交的作品都必须由人类创作，人工智能生成的艺术作品和文字在其游戏中均不受欢迎。

该发行商还声称，“只要围绕这些程序的道德和法律环境仍然模糊不清，我们就不愿意以任何方式将我们的品牌与这项技术联系起来。”

陈桦觉得，这是一家有骨气的公司，想为这个行业去贡献力量，对于行业大环境而言，是好的。“但是你要我老板去这样，那肯定不行。”陈桦说。贺然有时也感到矛盾，她对AI“盗取”那些图像数据用于训练模型很是抵触，但又不得不面对AI冲击下收入锐减的现实。

“历史表明，新技术可以为我们的经济带来巨大收益，但对某些人和社区来说并非没有痛苦。总体影响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社会制度和政策。”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（Department of Economic and Social Affairs）主任洪平凡在谈及AI时说。

郑楚佳觉得，未来政府可能需要大力扶持与AI相关的培训，将相关课程纳入高校的学生培养规划中。他也担心，受到AI冲击后，初级设计师会很难接到订单、项目，能力无法得到锻炼，造成行业新人的流失，未来5-10年可能会出现“人才断层”的问题。

在他看来，AI确实替代大量的人力，但不能忽视人的基础能力和创造性的培养。“不然到时候它做出来，他都无法去判断（好坏），也是很恐怖的问题。”陈桦也感觉到，近半年来，公司设计师们越来越依赖于AI绘画工具，“他个人的创造力确实是下降了”。

近来，贺然已不再像前不久那样抵触AI，她正打算学习如何使用AI，辅助自己的绘画。

“上个月很抵触，是因为它断我财路。”贺然说，“但是我这个月意识到，你没办法去抵制它，你得尽快去利用它。”

（应受访者要求，贺然、陈桦为化名）

性格不止16种

□ 梁 楠

MBTI越来越“入侵”我的生活。

找个下饭的恋爱类综艺看，弹幕都在讨论嘉宾的MBTI究竟是什么；身边朋友准备招聘简历，认真研究哪类人格最受老板青睐。MBTI成为新时代择偶标准走进婚恋市场，也像英语四六级证书一样在简历上牢牢占据一角。

MBTI是“Myers-Briggs Type Indicator”的缩写，这项性格分类指标由美国人Katharine Briggs和她的女儿Myers建构。它最早发布于1944年，具有特殊的战争背景，母女二人相信，了解性格偏好将帮助首次成为“工业劳动力大军”的女性确定其“最舒适和有效”的战时工作类型。此外，她们还宣称，人格测试的理论基础是瑞士心理学家卡尔·荣格的著作《心理类型》，可实际上，Briggs和Myers皆没有心理学的教育背景，两人在编写性格测试手册的这条路上是“自学成才”。

具体而言，MBTI测试结果分为：内向或外向、实感或直觉、思考或情感、判断或感知，并取各倾向的英文名称首字母组成测试结果。这样，被试人群被轻易地分成了16种，70亿地球人的性格由简简单单的4个英文字母排列组合构成。

我最早在美国的脱口秀上了解到MBTI，接着发现它在韩国势不可挡地流行起来，再之后便是现在，周围的人开始热衷于讨论彼此是何种人格。

上周，我和一个久未见面的老友相遇，正一股脑地倾诉着近来的迷思与烦恼，他倏然问道：“你应该是‘E人’吧？”

原来，曾经令我不以为意的性格测试，正成为一个可以被随意拿取与张贴的标签，影响着人们对彼此的评价。

人的性格中固然有相对稳定的成分，或张扬、或随和、或坚毅，但我们也不能不考虑性格在社会生活中的灵活多变。将一个如此复杂、精妙且难以被定性的概念框定在16种选择中，究竟有多科学？事实上，MBTI测试的结果会提供不同倾向在整体性格中的百分比，以内向或外向举例，它会提示你的性格中有55%是内向的，45%是外向的，这一点往往被人们遗漏，仅仅记下自己是内向的，是个“I人”，毕竟在社交场合中介绍个性的百分比显然不够“轻便”。

而且，MBTI一旦成为某种标签，一些关于性格的描述会不可避免地演化为刻板印象。浏览社交媒体时，我偶然看到有人询问“MBTI可以改变吗”，这位网友的性格测试结果是INFP，但理想人格却是与自身性格完全相反的ESTJ——一种“领导力高、执行力强”的性格。“真的很厌弃敏感的自我”，帖子里写道。

和星座、血型一样，MBTI的测试结果暗示了人的受欢迎程度。大家或许可以隐隐约约地察觉到“E人”比“I人”更受追捧一些，“E人”开朗、外向，而“I人”有时则像是潮湿角落里生长的小蘑菇。性格测试本来只关乎对自我的认识，但一些社会中本就存在的性格歧视被MBTI放大，“性格”也有了高低贵贱之分。

这让我想起来前些年的奇葩新闻，某公司招聘时拒绝处女座的求职者，因为在所谓“星座学”的描述里，处女座往往挑剔、刻薄。大家面对这种新闻也就一笑了之，不过MBTI要比星座难反驳得多，它与心理学有些许关联，听起来“科学性”更强，它“光明正大”地成为一些企业拒绝求职者的理由。

《华盛顿邮报》2012年的一篇报道里列举出了这样的数据，美国有1万多家公司、2500多所高校和200多家政府机构使用MBTI性格测试，“从美国国务院到麦肯锡咨询公司，它就像是一个必不可少的仪式”。MBTI性格测试手册的独家发行商CPP也因此狠狠赚了一笔，这家私人公司每年可从MBTI以及与之相关的800种产品（比如解释测试结果的指南手册）中获得约2000万美元的收入。

毫无疑问，MBTI获得了巨大的商业成功，可与此同时，科学界一直存在着对这个心理测试的质疑。MBTI性格测试依赖诚实的自我报告，而且测试结果多变，一项研究表明，50%左右的受访者在仅5周后重新进行心理测试时，获得了不同的类型分类，这或许反映出它缺乏客观性与可靠性。早在30年前，美国国家科学院委员会审查了MBTI研究数据并得出结论，“没有足够的证据可以证明在职业咨询项目中使用MBTI的合理性”。

美国心理学家亚当·格兰特尤其反对MBTI，他称其与星座运势类似，是“不会消失的时尚”。在心理学界，有一个专门名词“巴纳姆效应”被用来描述人们对星座和某些性格测试的信奉：人们会非常认同某种对自己性格的描述，这些描述号称是专门为每个人量身定制的，但实际上，它足够模糊并且适用于广泛的人群。

然而，学者的反对之声湮没在了MBTI的浪潮中。许多心理学教授都做着赚钱的兼职——企业顾问。《华盛顿邮报》称，“在美国学术界，赞扬MBTI是禁忌；在美国企业界，贬低它同样是禁忌。”在精心设计的商业模式和巨大的营销推动力下，MBTI登上了人力资源项目的万神殿。

MBTI在不同国家成为风尚的故事正不断上演，就在我写这篇文章的间隙，又发现了一位朋友在朋友圈上传了自己的测试结果。我挺想在下面回复：“嘿，那只是个无伤大雅的小测试，性格当然不止16种呀！”